

端方友人书札四通考释

蒋 信

内容摘要:端方为清末名宦,官至二品,在金石文物的收藏研究方面卓然大家,本文所揭下四通端方友人书信便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清的一些历史:汪大燮函对研究晚清革命党人的活动,中日外交史、教育史颇有价值,同时也可匡正已有研究的疏漏;周树模函既有涉时政,亦对周个人研究不乏意义;孙宝琦函于清廷的衰落,民国的更替,以及端方、袁世凯官场的浮沉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袁励准函则形象地反映出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现状,特别是东北的改制在函中有真确的描述,足可丰腴史乘。

关键词:端方 书札 晚清史 外交史

近从广东中山图书馆获见清人汪大燮等致端方的数通书札,端方为清末名宦,奉书者及书中所涉人物皆多为晚清闻人或政要,因而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且颇可补史乘之缺。试分别诠释于下,聊为相关研究引玉之砖。

一、汪大燮^①致端方^②

信凡九纸,行书竖写。内容主要反映光绪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的情况。此札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晚清中日外交史、教育史以及晚清革命党人

①汪大燮(1859-1929),字伯棠,祖籍宏村,生于杭州。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后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以明敏谨慎著称。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议初有头绪,汪大燮洞察形势,上书陈述利害,力谏不能与沙俄于和约外别订专约,为清廷所采纳,由此知名。光绪二十八年,充任留日学生总监督。次年为外务部左参议。先后出使英国、日本。民国时历任教育总长、参政院副院长、代国务总理、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等职。

②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曾赴欧美考察,为清政府开办警察、新式陆军等事宜多有贡献。还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宣统三年(1911)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在资州因兵变被杀,其弟端锦同遇难。清室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敏。端方嗜好金石书画,有关藏品及著述甚多。《清史稿》有传。

的反清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次,汪大燮与端方皆为清政府要员,且信中所涉之王璟芳、王琨芳、良弼、钱恂等亦非等闲之辈,故无论是对这些人物的个案研究还是相关史事的考索,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

午帅尚书大人阁下 敬肃者:(图见封二)

查直刺到东,接奉惠歎并菱密电本一册,领悉壹是。续又迭承手示,殷勤雅意,情见乎词。纫佩之私,何可言喻!

此间自义勇队解散,风潮稍稍平息。惟各省杂志未能停止。即使令受内务省检查,而中东文字不同,恐终有名无实。屡商禁绝之法,竟难办到。前时与长冈^①、嘉纳^②商:凡文科学生,无论何校,均请其监理,一切在校学生,不许私有著论,违者退校;其不入学校诸生,不以学生相待,径归警察管束。长冈、嘉纳为言于日政府,闻已允行(尚有别款,如定议,再行奉呈)。然迟迟未肯发布,或因暑假期内各署人员大都出外休息之故也。意见书事,日政府查察颇为精细,具名者十四人,惟秦、叶、董、张四人主之,萨、周两人平日却与此四人密,自必知情。余则搜出信件,有擅为列名之语,则并非事前商定可知。初请其不分首从,悉遣回国,继请将为首四人遣回,竟不能遂。仅召集此辈于警视厅申傲,又派暗捕常常随之。又与辩论,则谓:日本法律不能不教而诛,使之自新有路。如谓其真已犯罪,则公法于国,事犯流寓别国,当听自由,不能约束。且中日无交犯条约,更难办理云云。推其情由,亦并非爱护此辈,特一则视为无足重轻,二则因中国律例太严,恐遽置之重典,各国将议其交还之非也。棘手情形,大率如此。

上海所获六人同,未知究竟作何办法,如能解宁,自可操纵由我,否则以官场与逆党涉讼,既授听断之权于外人,而仍不能得志,则往后事益难理矣。爱国学校闻有九人来东,意欲在此开报,以复《苏报》之旧。已囑日政府预防。且九人亦渐散去,《苏报》陈姓^③到大坂后即回国,或言其赴港

①指当时任同仁会会长的长冈护美(1842-1906)。生于熊本城,先后留学美英。1880年任驻荷兰特命全权公使,后回国任元老院议官。1898年,参与组织东亚同文会,任副会长。1901年,游历清朝南方各地。1903年任同仁会会长。对清朝留日学生的教育启蒙多有贡献。生平著作有《英文大陆纪行》、《云海歌集》、《云海诗钞》、《南清游历随笔》等。

②嘉纳(1860-1938),日本明治到昭和时期的柔道家、教育家,是现代柔道的创始人,人称“柔道之父”。在教育界,嘉纳前后担任学习院副校长,第五高等学校校长等重要职务。当时负责中国留学生的日语教育。

③指陈范(1860-1913)。原名彝范,晚年更名蛻,字叔柔、蛻庵等,别号有梦坡等多个。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阳湖(今常州)。光绪十五年(1889)任江西铅山知县,次年以教案被劾罢官,退居上海。二十六年,购得上海《苏报》产权。二十九年,“苏报案”发生,陈范亡命日本。武昌起义后,曾参加湘桂援鄂联军,任联军司令部书记。未几返沪,加入南社。后赴北京,主笔《民主报》、《国学丛选》等。著有《映雪轩初稿》、《烟波吟舫诗存》、《东归行卷》等。

矣。此等事皆我内政也，何与外人？而竟等于交涉，随在干预，可为浩叹。在本国且如此，矧在异国。观此则吾国改律之事固不可缓矣，不设法收回辖外之权，一切甚难措置也。

王璟芳^①颇有才情，平日持论尚不甚偏。此次力排邪说，其功甚伟。来电奖励已告。权量诸生，闻者颇为欣佩。王璟芳有弟名琨芳^②，自备资斧，在东留学，可否特札查监督，声明缘由，给与官费，以风示其餘。伏乞裁夺。良弼^③甚有识力，崇善嫉恶，以振兴武学自任，近似有《教练八旗条陈》，颇好。意欲寄呈振贝子^④、那尚书^⑤，并录奉台座。事如能行，甚有益也。前与念劬^⑥交，亦取长而不轻信其短，时有规过之处。或言其宗旨偏宕，不足信也。前恩赐电召归，盖渠有怀欲陈，大率皆武备事，兼及将来遣派学生法。其私事

①王璟芳（1876—1920），字小宋，湖北恩施人。16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入高等商业学堂。二十九年，参加东京中国留日生“拒俄义勇队”，被推为分队长，曾为《湖北学生界》编辑。后背叛。归国后，清廷赏以钦赐商科举人。清末至民国，历任财政要职。

②王琨芳（1884—1949），字吾珊，璟芳之弟。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内务省传染病院研究所。武昌首义爆发，王归国投身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王任军医院长。1912年，袁世凯篡夺大总统职位，王退出军医界，寓居北京。后经其兄璟芳推荐，任北洋陆军部军医科长，兼北京财政讲习所教务长。1924年后入金融界。

③即爱新觉罗·良弼（1877—1912），字赉臣，满洲镶黄旗人。曾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后，入练兵处，旋充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升司长。禁卫军成立，任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武昌起义后，力主镇压，反对起用袁世凯。1912年1月与溥伟、铁良等皇族成员组织“宗社党”，被推为首领，反对与革命军议和，反对清帝退位。26日被彭家珍炸死。《清史稿》有传。

④即载振（1876—1947），字育周，满洲镶黄旗人。末代庆亲王。历封镇国公、贝子头衔。光绪末曾出使英、日等国。后积极参与新政，奏请成立商部，任尚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机构改革，成立农工商部，任大臣。宣统三年（1911），任弼德院顾问大臣。辛亥革命后一度躲避上海，后返回北京。1924年因溥仪被驱赶出宫，恐祸及自己，迁入天津庆王府，从事工商投资活动，远离政治。《清史稿》有传。

⑤指那桐（1856—1925），字琴轩，一字凤楼，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西逃，那桐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辛丑条约》后，任专使赴日本道歉。清帝退位后，迁居天津。《清史稿》有传。

⑥即钱恂（1853—1927），字念劬，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光绪十年（1884），入宁绍台道薛福成门下。后受薛之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存书。十六年，以直隶候补县丞随薛出使英、法等国。回国后，入张之洞幕帮办洋务。十九年，出任湖北自强学堂首任提调、武备学堂提调。二十四年，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三十一年起，先后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官、出使荷兰大臣、出使意大利大臣等。宣统元年（1909）回国。后曾任北京政府参议院参政。著有《天一阁现存书目》、《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等。

则因其母来书促归,冀一见耳。惟敝处与福岛^①言,福岛竟不许,谓:联队例无暑假之说,队中人全年仅得二十一日假期。此时学问正当吃紧之际(意谓可于来年一归),未可作辍云云。福岛办学生事甚专权,惟甚关切中国武备,心术亦极平正,查察诰诫,颇不惮烦,亦良可佩,未便深拂其意。且其意见往往牢不可破,殊难强行耳。从前成城学校本系私立,福岛嫌其太宽,与其本国一部分办,改名振武学校,专归福岛办理,严定规定,暑后施行。其规条未肯先以相视,度其意在从严,当不谬也。渠上年在英,经西伯利铁路回国,曾与谈俄事。彼谓:中国如认真整顿陆军,俄不足畏。俄在东省兵队不过四五万,时时更换为疑兵,故觉其多耳。由蒙古至西伯利铁道旁有路十三,蒙古人皆骑,不待教练,惟操枪法便可用。蒙古有骆驼若干头(日本人有记载),驴马若干匹,足敷转运。若有强兵五六万与俄人敌,而略练蒙兵,突骑焚其铁道,则俄必屈。俄屈则中国内治外交皆易顺手。其言颇可听。彼以唇齿之故而为此言,虽为己,然我自谋亦无以易此。陆军稍强,固不待战而诸事自能就范。教育固治本之法,然非标本兼治,亦殊缓不济急。国事日艰,人心思乱,譬犹阴霾久郁,非雷霆震奋不能拨云雾而见青天。大变身居海外,有时耳闻目睹,几于天地异色。空怀愤抑,无补事情,内疚而已,无可言也。辱蒙青睞,率意奉陈,拉杂无文,乞恕为幸。尚肃,敬请钧安,诸祈亮督不具。

汪大燮谨肃,六月廿五日。

按,《清实录》光绪二十八年冬十月丁亥朔,“内阁、外务部奏,请派日本游学学生总监督一折。四品衔外务部员外郎汪大燮,着赏给五品卿衔,派充游学日本学生总监督。所有游学各生,均著归该员管辖。务即认真经理,督饬切实讲求,以端趋向而宏造就。”^②光绪二十九年七月“辛丑又谕:电寄汪大燮,汪大燮现已补授外务部左参议。所有日本游学学生总监督,着杨枢兼管。”^③可知汪大燮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委任为游学日本学生总监督,次年七月卸任。按时间及信中史实推求,此信当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廿五日写成。时端方正在湖广总督任。

上信按内容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信函套语,起居问候,承启前后。从中仍可知,是先有专使查直刺(查双绶)送信与密电码册与汪,而汪“迭承(端方)手示”,既可见汪氏与端方私谊甚笃,亦可见清廷对留学生监督力度之大。信中提到的查直刺,当即查

①福岛安正(1852-1930),日本信州人,出生于没落武士家庭。1874年入陆军省,随任参谋本部长官山县有朋的秘书官,专为山县收集海外情报,自此走上情报之路。史称“日本情报战之父”。1887年,任日本驻德武官。1914年,晋升为陆军大将。

②《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682页。

③《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七》,第856页。

双绥,顺天府举人,为湖北留学生之监督。时各省留学生多配有监督,其职责在处理纷繁的留学生事务,如为学生联系学校、管理发放留学经费、照料学生日常生活、处理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并向国内派遣方汇报学生留学情况,当然更重要的职责还在监督学生行为是否违背清廷法制及有无反满动向等。

第二段主要商谈留日学生的管理问题,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火如荼,自1894年11月^①杨衢云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其他革命团体也正在酝酿筹备之中。1903年4月,因沙俄毁约,拒不撤走侵占我国东北的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7项无理要求,激起国人的愤怒。29日,由留日学生秦毓鎣、叶澜、钮永建等人发起,500余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当即有黄兴等200余人签名参加。5月2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将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正式组编队伍,由蓝天蔚担任队长,每日操练,随时准备开赴东北前线。对于学生的做法,清政府视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遂与日本政府勾结,强令解散学生军。汪大燮信中“义勇队解散”一事即指此。5月11日,学生军易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由秦毓鎣起草《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鼓吹民族独立,革命排满。文中有“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秦毓鎣、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祯、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桢、王家驹、郑宪成提议”语,知提议者凡十五人,汪信云十四人,误。汪大燮时任监督,对学生的管理十分严苛,乃与日方商定,“凡文科学生,无论何校,均请其监理,一切在校学生,不许私有著论,违者退校”。对于在学生中鼓吹民族独立、革命排满的领袖人物秦、叶、董、张,汪主张严惩,将四人遣送回国。而日方则未允。对于相左之日方意见,汪的分析非常中肯,“亦并非爱护此辈,特一则视为无足重轻,二则因中国律例太严,恐遽置之重典,各国将议其交还之非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清政府和日本官方在对待留学生革命排满的问题上是略有分歧的,分歧的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差异,清政府是严刑峻法,坚决镇压,而日本政府则考虑国际影响而有所保留,不同意遣送。

信中所谈到的与日本长冈、嘉纳交涉。两人都是清末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盖甲午战争之后,日人决策,提倡中日亲善,在中国设东亚文会,派子爵长冈护美到中国各省游说,让各省派文学生到日本学习精神、物质等相关科学。派陆军少将福岛安正游说军界派陆军学生入日本士官学习军事。长冈精通中文,善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功力深厚,且与张之洞、陈宝琛等一千清廷大员交谊甚笃,多有唱和之作。当时长冈氏既为日本政府要员,同时又主持同文学院相关事宜,故汪大燮与其磋商。在清朝留学生的教育方面,长冈是有贡献的。嗣后的光绪三十二年,长冈曾以调停留学罢课而得到光绪皇帝的奖

^①本文所用公历纪年均用数字表示。

赏：“以调停留学罢课，赏日本故同文会副会长子爵长冈护美宝星。”^①嘉纳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1896年，第一批中国公费留学生十三名到达东京，外交部长兼教育部长西园寺公望委托嘉纳管理。尔后中国留学生上高等专门学校之前的日语补习教育便由嘉纳承担。为此，嘉纳专门创立了弘文学院。弘文学院是当时最大的日语学校，包括鲁迅、陈独秀等均曾学习于此。

第三段是与端方讨论发生于上海的《苏报》事件。《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初创时，由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邹悦任主笔。多刊社会新闻。1900年，因经营不善转让与陈范。1902年起，陈范渐趋革命，公开支持民主革命，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这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1903年，聘请爱国学社社员章士钊任主笔，先后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等十余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推荐邹容所撰《革命军》。同年6月29日，《苏报》又刊出章太炎的著名政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对革命大加礼赞。这些言论引起清政府的震恐。两江总督魏光燾派人到上海，会同租界当局对《苏报》进行迫害。1903年6月30日，钱允生、程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等六人被捕，陈范逃脱。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二年。《苏报》也被查封，史称“苏报案”^②。信中之“上海所获六人”即指此事，“《苏报》陈姓”当即陈范。信中所谓“爱国学校”，是指蔡元培与吴稚晖、蒋智由、叶浩吾等人1901年在上海创立的女子学校。名为办学，实际上也是以宣传鼓吹革命为宗旨。

对于六人处置的始末，汪甚不以为然：“此等事皆我内政也，何与外人？而竟等于交涉，随在干预，可为浩叹。在本国且如此，矧在异国。”言辞之中，对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前景、在国际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的凄凉不胜惆怅。

第四段叙及王璟芳弟兄、良弼、振贝子、那尚书、钱恂、福岛等人事。

检索而今的研究成果，多云王璟芳向端方告密，因获重用^③。而从此信可知，汪大燮到任后王璟芳即已变节，“此次力排邪说，其功甚伟”，则已公开背叛了革命，投靠了清廷。再证之《清实录》，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乙酉，谕内阁：端方电奏‘湖北学堂学生璟芳游学日本，效忠守正。请加恩奖励’等语。王璟芳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④端方明言王“游学日本，效忠守正”，一可知王

①《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385页。

②详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均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1990年。章士钊：《苏报案纪事》，文海出版社出版，1908年。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③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人物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9页。

④《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七》，第850页。

璟芳变节是在游学日本时,二可知王璟芳并非直接向端方告密,或即通过汪大燮向端方传递信息。

同样,今多云王琨芳官费留学日本^①,稍有未洽。据此信云“王璟芳者弟名琨芳,自备资斧在东留学,可否特札查监督,声明缘由,给与官费,以风示其餘”,因知其初实为私费留日,后因其兄叛附汪大燮,汪为笼络其弟兄,特向端方请示,始获官费。以时间推之,官费之获得至早在1904年。

对于福岛,汪谓其“心术亦极平正”,多有溢美。福岛其人,堪称日本政府的大阴谋家,野心家,“日本的防卫线在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②的妄论即首肇于福岛。1892年,福岛独自骑马从柏林出发,穿越西伯利亚、蒙古草原和中国东北地区考察,因而对中国、蒙古、特别是俄国的相关形势了如指掌,汪信中述及福岛对中俄军事方面的见解,正建立在他对两国考察的基础上。甲午战争之前,福岛多次进入中国腹地考察,为日本对清王朝开战准备了详尽的军事情报。甲午战争中,福岛为第一军参谋,进军辽东,清军失利,全在福岛掌握之中。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而告终,亦颇得力于福岛对沙俄的研究考察以及其提供的详实的军事情报。或是其野心彼时尚未完全暴露,抑或汪为私交所蔽,故汪对其不乏好感,以为“其言颇可听。彼以唇齿之故而为此言,虽为己,然我自谋亦无以易此”。末了,对于清政府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现状亦深感无可奈何。

二、周树模^③致端方

信凡五纸,内容一是叙交谊,二是叹时事。

陶斋尚书祖台坐下:

正月八日奉到宝塔洲赐书,兼承垂念。北地之寒,所以啍濡之甚厚,纫感其何可言?牙刻扇碟二事,精雅绝伦,棘端母猴不是过也,谨当什袭珍之。唯有投无报,歉也如何。自大旆离鄂,一岁之中忽吴忽湘,殆无暖席。然所至之地,譬如雨沛苗生,蓬蓬增气,虽所施未竟,而大体已立。吴人官京师者群焉,惜公之去,而虑继者之难,况我鄂人蒙泽尤深,其为慕恋依依,当又何如耶!

长沙小作回旋,以公足智多谋,自有餘地。湘人以气力自雄,士器而民健,不逞者往往杂出其间。如御马然,疲者策之,奔者勒之,在随俗为移易

①《湖北省志·人物下》,第1019页。

②转引自陶祺湛:《福岛安正访华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43-148页。

③周树模(1860-1925),字少模,号沈观,湖北天门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中俄勘界大臣。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1911)任黑龙江巡抚。辛亥革命后任平政院院长;后屡请其出任国务院总理,均为其婉谢。著有《沈观斋诗》、《谏垣奏稿》、《周中丞(少朴)抚江奏稿》等。

耳。明公以为然乎？否乎？此间内容腐败，无以异于旧时。模时时妄发，恒苦机牙不应，事与心左，世事竟似百创并溃，一针一灸，何能奏功？要当以求田为上策。久点此职，日在惭赧之中，殊不安也。风便尚望频惠德音，有以匡我。临颖，所怀不尽，伏惟垂簪。敬承起居万福。

治晚生周树模顿首

按，札称“奉到宝塔洲赐书”、“自大旆离鄂，一岁之中忽吴忽湘”、“长沙小作回旋，以公足智多谋，自有馀地”，则此时端方当在湖南巡抚任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端方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三十年末至三十一年中在湖南巡抚短暂停留。随即从湖南巡抚任上被召回京，升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即被清政府委派出国考察宪政^①。故此函当写于光绪三十一年初。是年周在京师，9月以御史身份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参与宪政讨论，任审定课委员^②。

端方随信附有礼物即象牙雕刻的扇形碟子二枚，端方是古玩家，以此为赠，自是雅事，同时也可见他们关系非同一般。

末段是周树模对时事颇感心灰意懒，“时时妄发，机牙不应”表现出孤掌难鸣的无奈，盖周氏光绪二十五年任监察御史，致此信时仍居是职，御史为言官，空言无效，于是有归田之想。

三、袁励准^③致端方

信凡五纸，行书竖写。叙世谊，叹时事，特别是对东三省的情况忧心忡忡，江北水灾，更是关切系心。

午桥制府大公祖年大人钧鉴：

昨由仲纲五哥^④处转达赐电，敬悉家严^⑤甫莅湘省，旋膺要差，仰承鼎力掄扬，致获上游器重。感荷大德，浹髓沦肌，固非楮墨所能觊缕也。敬谂勋绩日高，起居曼福，至为忭颂。

晚羁迹春明，如恒僇直。重以长沙之游，同舟失侣，索居寡欢。而时事

①武志文：《端方其人及其死》，《文史精华》2012年第1期，第39-40页。

②牛秋婷：《周树模边政措施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1页。

③袁励准（1876-1935），字珏生，号中州，别署恐高寒斋主，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国后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工书画，擅收藏。著有《恐高寒斋诗》、《恐高寒斋游记》、《中秘日录》、《中舟藏墨录》等。

④仲纲五哥：指端绪，端方弟，曾任礼部郎中，典礼院直学士。与袁励准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同年，时袁为一等第九名，端绪列二等十一名。

⑤指袁励准之父袁学昌，字芝生。光绪五年（1880）举人。历任江西太和、安徽全椒知县，任安徽广德知州时，曾开办州立中学堂。

复多所感触,往往累月不怡,于邑情怀,不堪为我公告也。

东三省督抚业经宣布,其中之滥竽充数者,不免灶下烂羊之诮。比年以来,辽河流域危如燕幕,亟图自治之不暇。倘再不得其人,复何有收回之望耶?今春与仲纲五哥谈及,拟于万柳堂为特科同年觞咏之所,釀金补种万柳,赓续鸿博故事。惜为协巡营所踞,明春当预令移出,成此雅集耳。

江北春赈,不知已否告竣?平畴已成泽国,则二麦难望有秋。我公擘画万全,勤恤民隐,言念桑梓,铭感曷深。肃此申谢,敬请勋安。伏祈霁鉴。

治年晚生期袁励准谨肃。

按,札云“家严甫莅湘省,旋膺要差”,则此时袁学昌在湖南任职。据《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906年12月11日)袁学昌以湖南道分发,十二月二十四日(1907年2月6日)谢恩。既称“甫莅”,则当在此后不久,时端方任两江总督。

第一段是感谢端方照拂其父事,可借以窥见清末官场。

第二段是叙自己近况。说自己依然在京城如常值班。同舟失侣事,疑隐指与其有知遇之恩的清末著名教育家张百熙(文达)去世。杨钟羲在袁的墓志铭中有云:“长沙张文达公奉命管筦,聘充京师大学堂提调。”^①张光绪三十三年初(1907年2月18日)去世,与作此札时间甚近。此谓长沙之游,同舟失侣,盖不欲明言,大臣之间,最忌朋比之嫌,长沙之游,言与张之交游,以地望代张。张伯熙创立京师大学堂,聘袁为提调,正所谓同舟共济也。不敢自必,聊作臆测。

第三段担忧东北时局,同时亦谋划营造万柳堂为同年们宴咏之地。“东三省督抚业经宣布”指东三省改制后的官员任命。在历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清朝“龙兴之地”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为救亡图存,光绪三十三年三月,谕令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设置行省,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六月,授程德全奉天巡抚,陈昭常吉林巡抚,周树模黑龙江巡抚。据“滥竽充数”、“灶下烂羊”诸词可知,袁励准对东北三省的人事是颇不以为然的。

最后一段是忧虑江北水灾。光绪三十二年,江北发生了一次特大水灾。“五六月间,江苏特大水灾,尤以苏北为重,灾民达七百馀万。仅至清江之饥民即达四十九万馀口。”^②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其奏折中称:“徐、海、淮安所属之铜山、邳州、宿迁、萧县、睢宁、山阳、安东、清河、桃源、阜宁、海州、沭阳、赣榆十三州县,一片汪洋,几成泽国。”^③此次赈灾一直持续到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可谓旷日持久。而袁励准于信中言“江北春赈,不知已否告竣”,“二麦难望有秋”,则

①杨钟羲:《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讲袁君墓志铭》,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741页。

②《清通鉴·德宗光绪三十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981页。

③《端忠敏公奏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第94册,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1019页。

此札应作于光绪三十三年春夏之间。

四、孙宝琦^①致端方

信凡四纸,行书竖写。事涉端方、袁世凯解职,以及孙氏对时局的忧虑。对晚清民国史研究亦不乏价值。

陶斋四哥世大人左右:

久疏笺候,无任驰仰。新年敬维因时纳祐,即事多欣,允如所颂。公解疆符,优游都下,处此艰虞之会,独能超然物外,曷胜健美!弟待罪东邦,一筹莫展。中央集权议会成立,疆吏负责任而无实权,用人理财,俱多牵制,智勇两穷,心力交瘁,来日大难,杞忧曷已!

公与项城^②脱离政界,固足为公等贺。然徘徊天下,岂能任公等久享清闲之福,世有公论,非一二知交之私祝也。晦若^③可恒见否?为俊卿^④遭不白之冤,愤郁可知。

中德交通社,弟所发起,我公亦曾赞助。闻会中人颇盼公为主持,以期发达,度大雅君子,必不漠视。鹤雏^⑤来此三月,无计维繫。此间谈友甚稀,离群索居,能无郁郁?鹊华明湖风景不恶,公能惠然肯来,共数晨夕,曷胜企盼。正月底,汽车可到德州,四月可达河干,往来亦极便也。率泐布臆,敬颂春祺。

弟宝琦顿首,一初四日。

按,孙宝琦可谓一时风云人物,一则是其家世不凡,加之头脑明敏,故在朝如鱼得水,二则因其姻亲盘根错节,非同寻常。其与奕劻、袁世凯、盛宣怀、王文

①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晚号孟晋老人,浙江杭州人。其父诒经曾为光绪之师,官至内阁学士,礼、工等部侍郎。宝琦幼好学,精英法等语,以父荫任户部主事,次第历候补道员、驻法公使、顺天府尹、驻德公臣、帮办津浦铁路大臣、山东巡抚、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董事长等职。

②即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时称“袁项城”。

③即于式枚(1853-1916),字晦若,广西贺县(今贺州)人。博闻强记,善属文。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兵部主事。李鸿章疏调北洋差遣,奏牍多出其手。俄选授礼部主事,由员外郎授御史,迁给事中等。三十一年,以鸿胪寺少卿督广东学政,改提学使,疏辞。次年,调礼部侍郎。历经多国,考察宪政,力陈中国之不可行。以疾乞假。张之洞遗疏荐式枚堪大用,转吏部侍郎,改学部侍郎等。民国后侨居青岛。谥文和。《清史稿》有传。

④俊卿:当是某人之字,俟考。

⑤即施愚(1875-1930),字鹤雏(又作鹤初),号小山,涪陵(今属重庆)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散馆授编修。先后留学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回国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弼德院参议等职。三十一年为考察宪政大臣顾问,嗣任山东巡抚顾问。民国成立后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1915年拥戴袁世凯称帝,获封一等伯爵。后任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幕僚。周旋于政界。

韶等权贵均为儿女亲家。缘此,其所交际者皆为朝廷政要,与端方、袁世凯私交深密,此信可见一斑。1909年10月,由姻亲奕劻推荐,孙宝琦出任山东巡抚。此信即其在山东巡抚任上写与端方的(札中鹊华,指鹊华桥,明湖,指大明湖,皆济南名胜),时间当在宣统二年初。

内容为三段,第一段宽慰解职的端方,同时亦对时政颇多无奈,牢骚满腹。

所谓端方“解疆符”,是指宣统元年(1909)11月23日,时任直隶总督端方因慈禧葬礼拍照事件被革职事,《清史稿·端方列传》:“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①所谓“牵制”者,则是由宣统元年,摄政王载沣命各省根据《咨议局章程》设立咨议局,而中央设立资政院,《章程》规定,各咨议局有权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有权选举资政院议员。这样的设置,是因为当时清王朝风雨飘摇,唯恐地方大员尾大不掉,执政大臣权力太甚而采取的措施。据此,封疆大吏难免“负责任而无实权,用人理财,俱多牵制”。

第二段恭维端方与袁世凯必当再出。光绪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渐为清廷所倚重。此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因袁氏势力渐大,为元老重臣所忌,先被调离北洋。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随即解除袁氏官职,袁世凯回原籍“养病”,函中“项城脱离政界”即此。

第三段期望端方能出山主持中德交通社。盖孙宝琦1907至1908年曾出任驻德公使,促成成立中德协会,为中国学生留学德国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便利^②。之所以寄希望于端方,是因为施愚(时任巡抚顾问)“无计维繁”,不能胜任,言下对施愚似颇不满。

以上是我们对汪大燮等写给端方的四通信札的解读。四通信札内容各别,价值间在,可以从不同角度弥补史乘之阙,或纠往说之陋,对于晚清历史的研究及相关个人生平的确都颇有意义。不过,囿于水平,其中存疑者尚有,而勉力解析者或亦难免燕说。再加之晚清史料芜杂,我们的采择去取恐未必周延,还望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作者简介】蒋信,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赵尔巽等编:《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86页。

②1907年12月11日德国驻华公使冯·莱克斯伯爵(Graf von Rex)致函总理衙门,强调指出中国学生如若想留学德国,可直接与德国驻华公使和同年在柏林成立的中德协会联系,应充分为追求现代知识的莘莘学子提供必要的留学便利(孟虹:《从蔡元培留学经历看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人留学德国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编:《高等教育研究》总第25期,第297页)。

牛帥尚書大人閣下敬肅者查直利劉東接奉
惠教並菱密雷奉一冊領惠臺是續又迭承
手示殷勤雅意情見乎詞細佩之初何可言
喻此間自義勇隊解散風潮稍平平息惟在
省雜誌未能停止即使令受內務省稽查而中
東文字不同恐經有各無實屬商禁絕之理是
難辦到前時與長岡嘉納商凡文科學生無論
何校均請其監理一切在校學生不許私有著

論違者退校其不入學校諸生不以學生相待
迨歸警察管束長岡嘉納為主於日政府因已
允行為有別款必宜然進之未肯恭布或因署假期
內各署人員大都出外休息之故也竟見貴事日改
府查察既為精細具名者高人惟秦葉董張四
人之上薩周兩人平日即與此人密自必知情舒劍據
出信件有據名列在之語則並非事為商定之知初
語其不分首送某遣回國建請將為首四人遣回

頗不憚煩亦不少佩未便仰祈其意且其未見韓工
牢不可破雖難行耳臣等既蒙學校奉命如
王福鼎錄其太寬與其年國一部分務改在務武學
校嚴守規條若後施行其規程未肯從以相照度其
意至臣等處當不謬也集上年英經西伯利鐵路回國
曾與俄事被阻中國以誤其整頓陸軍俄不遂其
願在亦無兵隊不遠四五萬時一更換為陸兵故受其
多耳由蒙古至西伯利鐵路遠近有路十三蒙古人路

弱不待教練惟操槍以便之用常有年人前此
馳馬蒙古至西伯利遠近有路十三蒙古人路
略係蒙古人兵突騎裝其供送則俄西伯利人故而
國內海外亦皆易服手其主歸少能彼以肩處之故
不待戰而諸事自能就範教自周法年之法然非德
本意法心殊緩不滿意國事日艱人心思亂聖祖德
體久將非雷震震奮不似操槍而見為天

身居海外有時耳聞目睹異於天地異色空懷憤
抑每補事情內疾而已矣方寸之憂家
青昧幸能手陳杜絕憂文包
勉為幸此肅致請
頤無語形
亮奉不具汪大燮謹肅六月廿五日

汪大燮致端方札(局部)
詳參蔣信《端方友人書札四通考釋》一文